



张承志/著

越过死海

(2011-2015)

难道你没有看见——
天空中那些自由的鸟儿，它们噗噗的振翅与敛翼吗？

越过死海

(2011-2015)

张承志 /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越过死海:2011~2015/张承志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5.12

ISBN 978-7-5321-5914-7

I. ①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8631 号

出品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胡远行

封面设计:周志武

越过死海

——2011~2015

张承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2 插页 3 字数 254,000

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14-7/I·4729 定价:4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888

目 录

第 1 辑

如画的理想 / 3

芒比 / 12

启蒙的历程 / 19

第 2 辑

冥想时,可读诗 / 59

恋阙与胡琴 / 65

与编辑就《你的微笑》的问答 / 74

体制外的意味 / 82

极乐的爆竹 / 92

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 / 100

抢救仙鹤方案 / 112

马海寺兴建记 / 119

劳动者的休憩时刻 / 124

悼李子云 / 129

点滴未敢忘 / 132

心的新疆 / 135

《今天》104 期·张承志专辑 / 138

获奖感言 / 140

沉默与公开 / 142

Alder-tai urō / 153

第3辑

越过死海 / 165

巴勒斯坦短信 / 169

讲演：人生一度越死海 / 182

世界与我们的学术 / 204

一瞬的历史与摄影史的一页 / 214

献给你的都瓦 / 224

“No Pasarán!” / 230

第4辑

安乐寺里的苏非 / 237

“归亚”的方向 / 252

海上的棋盘 / 258

看那匹苍白的马 / 273

诗与游击队的谶语 / 285

方丈眺危楼 / 298

尽头之前 / 313

第5辑

被呼唤的和平，呼喊着的爱 / 325

啊，两个中的第二个 / 335

代后记：全集却不全，杀青若汗颜 / 345

如画的理想

1

大概从六岁上幼儿园时起,我就喜欢涂抹勾画。一年后上了盔甲厂第一小学(即汇文小学),大概是因为有了课桌吧,画画的爱好,立即就成了痴迷。记得我把课本每一页的边角空白都密密画满,被老师罚用橡皮擦干净。大约在二年级那年的新年,我给班上的同桌和好友都画了一张贺年片。

盔甲厂一小的同学们那时有一项享受:课间操后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。须知孙敬修和收音机播出的他那劝善如流的娓娓故事,是北京五十年代的一个象征——孙老师远远在台上讲,我们全校千余名学生,就那么一班班原地站在大操场上,一片寂静,听得如醉如痴。

应该是我上三年级(1957)那年,孙敬修老师当了我们班的图画老师。不用说,我在孙老师的课堂上如鱼得水,成绩一色五分。只有一次例外:那次孙老师说画自由画,但也可以临摹他拿来的一张。后来才知道全班都画临摹,唯有我一个独自陶醉,在心在意画了一幅

如画的理想

1

大概从六岁上幼儿园时起,我就喜欢涂抹勾画。一年后上了盔甲厂第一小学(即汇文小学),大概是因为有了课桌吧,画画的爱好,立即就成了痴迷。记得我把课本每一页的边角空白都密密画满,被老师罚用橡皮擦干净。大约在二年级那年的新年,我给班上的同桌和好友都画了一张贺年片。

盔甲厂一小的同学们那时有一项享受:课间操后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。须知孙敬修和收音机播出的他那劝善如流的娓娓故事,是北京五十年代的一个象征——孙老师远远在台上讲,我们全校千余名学生,就那么一班班原地站在大操场上,一片寂静,听得如醉如痴。

应该是我上三年级(1957)那年,孙敬修老师当了我们班的图画老师。不用说,我在孙老师的课堂上如鱼得水,成绩一色五分。只有一次例外:那次孙老师说画自由画,但也可以临摹他拿来的一张。后来才知道全班都画临摹,唯有我一个独自陶醉,在心在意画了一幅

《黄继光堵枪眼》。万没想到,从来慈爱绵软的孙老师突然不高兴了,带着气给了我三分!

我震惊无比。图画课的三分,于我是一种不可能的事。此刻回想琢磨,或者当时我没听见孙老师改了主意让大家都画临摹?抑或是那天孙老师有心事,而我却表现得狂妄招嫌?

可能是后者。三年级的我在图画课上得意忘形,几乎是无疑的。

一定是那时我尾巴翘翘的样子,让和善柔顺的孙老师反感了……只可惜这反省,晚了半个世纪!

那个三年级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厄运之年。唯能忆起的一件事,是和班上一个混血儿打了架;而班主任,我以为她决心要把我逼入死地,盘算给我学生手册的“操行评语”写“差”。因为她执犟地逼供,要我承认“屡教不改”。而这四个字,乃是将“勒令退学”的“差”级评语的原文。

我心里唯有一个念头:要是承认了“屡教不改”,母亲会出什么事?那一天母亲劳累的影子充斥了脑海,我咬紧牙关,就是不回答这一句。天渐渐昏暗了,学校里已空无一人。班主任还在坚持问:“你说,你这算不算屡教不改?”

就在那绝望的时刻,突然孙敬修老师从一旁路过!

孙老师认出了我:哟,这不是……他怎么啦?

班主任轻描淡写:他犯错误了。

孙老师喃喃说:“是么。张承志在图画课,可是好学生呀。”

早想了事回家的班主任借坡下驴,死刑突然缓期了:哼!看在孙老师的面上,今天就算了。以后再犯……

今天我写着依然感动无比。

多少年了,我牢记着他这几句话的原因,尚不是为了追述我与孙

敬修先生之间短暂的私淑之交，而是因为他的救援结束了“屡教不改”的纠缠，让操劳的母亲遭受连坐的恐怖，被化解了！

2

十大建筑的兴建，终结了我们贫寒丰富的胡同生活。四年级那年，搬家转学以后我发觉，朝阳区的热闹事（今天看来是艺术气氛），要远较城区高得多。合唱团，诗朗诵，不知不觉就忙得不可开交。很快我被选入朝阳区少年之家美术组，在一位姓董的辅导员门下，进入了准专业的美术训练。

董辅导员是位极棒的画家和教育家。

他用油画和彩墨，分别画了两幅京剧肖像。我们底下嘀咕说，扮演苏三的画中女演员，就是他的女朋友。

我久久地看着。油画浓烈透明、彩墨挥洒自如，如在我痴痴凝视的眼前，展示着美术境界的可望而不可即。

他对我们的素描训练，完全是科班水准。美术组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，初中那伙大哥大姐已然是艺术家派头，他们画那种卷发的石膏头像，忙着考入美院附中之前最后的临阵磨枪。而我们小学组则永远对着石膏六棱体或三角锥，每周日画一个上午。董辅导员要求我们把自已积累的素描时间写在画纸上，他强调：你能找出的“面”愈多，你就能画更长的时间。

已是三年饥荒的边缘。美术组除了白纸、水彩、铅笔之外，不能提供任何画具。油彩像比梦还遥远，辅导员的方针是坚定地画素描。一次，他把吃剩的半个窝头替换了石膏。我们一边画得眼花，一边懂了

为什么打基础：窝头真难画啊。

创作画的机会很少。但董辅导员不是孙老师，他让我们“爱画什么就画什么”。这回我在心在意画的是一幅《收麦子》，一辆大车上坐了几个红领巾，一位老大爷扬鞭吆车，梦想中心爱的马，占了一半画面。辅导员把我的这幅创作装进镜框，挂在美术组的墙上。这一回我可没敢得意：满墙的画里数我这一幅最差。何况我已懂得，展示的作品未必优秀，有时是为了比较讨论，才挂到墙上的。

一天，看见董辅导员端详它，我们也围过去。辅导员转过脸问我：“你是不是见过赶车的坐在右边？”

我茫然。他却高兴地说：我一直觉得有些怪，今天终于发现，老大爷坐在车辕右边！一般赶车人是坐在左边的……

我也猛然看清了！就在那一天，一种关于生活真实与画面平衡的思路，植入了我的心里。

每个星期天，从三里屯步行走到下三条，喊上一个美术组的伙伴，出神路街，进入坛口，走过静谧的日坛，推开红墙小院的木门，削尖几支中华牌的铅笔——

唉，日坛公园里的少年之家！难忘的美术组的每一个小时！

还有好多事，反正弄不清了。比如我们小学组曾来了一个据说是张仃儿子的小孩，是我的住在白家庄美术界宿舍的小学组伙伴祝重寿（一次我在一份杂志上又见到这个名字）领来的——但后来提起此事，人们说，张仃的小孩？就是张朗朗呀。我愣了，张朗朗与我也有一面之交，怎么比那小孩壮多了？虽然无关紧要，但有了机会，我要问问。

初中组有一个苗条高挑的女生，在小学组眼中简直像一个仙女。写这篇散文我突然悟到：她一定就是我的恩师翁独健先生的三女儿

翁如兰！直感不会脱靶，除她再无别人。读研究生时我和她很熟，但是从未谈过她的画，她肯定觉得念蒙古史的学究怎么会画画呢。“文革”中，她因为一幅漫画《百丑图》在美术界出名招祸，无人知道她的素描基础也相当了得。

——猜错了也可能。那就是说，在那个时代，美术音乐各界，都是“五陵年少”和窈窕才女的出没之地。

而在当时，如我的一个少年，对周围人际是迟钝的和不去观察的。我的视线和感触，牢牢地聚焦于另一些地方——

那次董辅导员在画那幅油画苏三。他手持调色板，目光平视，胸有成竹。在小学组叽叽喳喳围观之间，他手点色到，一支油画笔宛如魔棒。

画面上那个浓妆的画中人，一笔一笔地活了。难以言传，无可话语。浓烈的、闪亮的、透明的、魅人的油画啊，你把一个小孩的心掠夺了！

我对那幅油画肖像不能释怀。

多少年了，我依然用童心中残留的那幅画的印象，去衡量见到的流水一般的画作。人们嫌我评论的苛刻，却不知我心里的贮藏。在我心中，那幅油画是完美的。它干净凝重，潇洒如梦，肖像比模特更加无瑕。它给我留下了油画高贵、不可侵犯的教训，而我一生都把它用在了别处。

3

我忘了为什么自己没考美院附中。

也许是因为初中组他们画得太棒、我一边看着自认不如于是溜了？

也可能是因为那时的学画——多少意味着一点生活的余裕、甚至家境的富裕。初中组没有意识到，他们似若两界的谈吐举动，被一些少年敏感的眼睛注视着。也许就是因为那某一种差别，我甚至连思想斗争都不曾有，就悄悄地退后，离开了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理想。

不是美院附中，而是错入了重理轻文的清华附中。泰山压顶的数理化和歇斯底里的外语课，猛地终止了我的快乐涂画。

随即是强风席卷的革命。

理想在激烈地置换着。没有谁说他想当医生或者歌唱家。

我就更是一样，大字报上，忘了插图，待到某一天早晨醒来、睁开两眼打量外面时，世界已换了塞北草地一面平铺的、残酷的雪原。

在内蒙古草原的四年没有意识到应该画速写和创作——足以说明我不是画家胚子、缺乏艺术感受。

真的，怎么我就连想都没想过一次画画呢？我满脑子都塞满了革命、大队、蒙语、羊群吗？我视野里充斥的只是汗敖包、薄勒嘎斯太浑地、额尔登陶勒盖、泰来姆么？我的潜意识里只存在明珠尔的额吉、穿破的羊皮德勒和折裂的毡嘎达、晚上归牧时吃得横出的羊肚子、在夏天辛苦挖出来但被人在秋天盗窃的为了过冬的羊粪砖？

反正就是没想起来画。

哪怕我们大队死了一个叫黄秀玲的女知识青年，我们用纸板画了一套她的英雄事迹，包在包袱皮里骑着马挨户在牧民中宣传——那套画主要是我画的——我依然没想起来画画这件事！

若是心在别处，就说什么也没用了。

这种没有描画蒙古草原的遗憾,一直到了1976年第一次在新疆伊犁草原发掘时,才突然从心里蹿了出来。炭笔,铅笔,我叫苦连天地涂着,埋怨着自己怎么在内蒙古居然没有一根铅笔。

一次和昭苏的蒙古巴郎白音合西格一块,深夜里先是步行、后来搭上一挂蒙古人的马车,踏着美丽难言的夜景,一直从三公社(今天应该改名叫阿合牙孜、或者又改成几团几分场了)走回夏台。

也许只有美景的冲击,才打破了漫长的惰性。我一边用炭笔刷刷涂着,一边对那西蒙青年解释没画内蒙古的原因:

“没工夫呀!那会儿我们是牧民!……”

可能就是这么回事。

我们在蒙古草原的插队,与那些特权精英全然两样。很难解释成什么脱胎换骨,只能说我们真的变了,变得不仅忘了自幼的爱好,甚至观点也融入了他者和异类。

游牧生涯给予我的对美的感受,没有出现在画布上,却绕了个弯子差强人意地隐现在我的散文小说里。只是我一直没来得及说:文学是最粗糙的艺术。由于它手段的简单(码字敲键盘)和元素的枯燥(无色无韵),它藏污纳垢,容忍了那么多恶棍。

我有时也会留恋和后悔。

每次去画展我都禁不住激烈的兴奋。我对每一张思路低劣的作品都能看进去,因为羡慕其基本功的硬度。我对每一幅著名热卖的大作都不能苟同,觉得它们唯有那么一点色彩能力。

写累了时,我会陷入遐思,幻想和昔日小学组的伙伴们一块迅速经过美院附中、获得色彩的秘诀。然后,然后可就不再这么烦人地敲键盘啦,我满心的激情会催我一直画到倾吐净尽,抒发酣畅。

但是雅不逝兮时已逝,我明白:雄心不是无知的虚妄,绘画不是自恋的变态。我会由于喜爱偶尔动笔,会出版自己积攒半生的画作小品,也会最后完成念念不忘的几个画面;但是我注定今世不是画家,我无力再锻炼小学组以上的基础了。

4

这是一个文人骚客如蝇似蚁一拥而上、狎书玩画的年代,这是一个假画臭字如垃圾堆塑料袋一样、污染中国的时代。

为了区别,在出版这本收集了数十年速写、草图、画作的心爱小书时,我想强调:

我不冒充画家。这本小书收入的并非“文人画”,也不敢做美术的炫技。正相反,眺望着自己迟疑的线条和失准的色彩,堵噎我心里的,唯有达不到绘画境界的遗恨。

我再次掂量了自己——终此一生我只能是一介作家了,虽然我也很喜爱其他语言,包括色彩的表达。

和此书的姊妹作、摄影集《大陆与情感》一样,此书宗旨并无改变。描写我的三块大陆,蒙古草原、黄土高原、天山南北——阐释大陆上各异的文明,为生息于斯的民众辩护,记录他们与我的关系。

只不过这一本的手段,是草图、速写以及绘画。两脚踩上的土地,也更扩展到了欧洲、日本、地中海的西半、加勒比与中南美——都是这个地球的关键地域。

青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小戴和美术编辑小杨,与我已是比兄弟更深的“同志”关系。由于共有的志向,他们渴望把印出的书,作

为给我的斋月礼物。19日深夜,他们从印厂回来后,给我发来短信:

“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问世。”

如上追述,甚至与许多吃着美术饭的职业画家都不同——画家不仅是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理想,而且我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学画史。所以,在自警和不吹嘘的同时,我也不掩饰自己的另一种语言憧憬,不掩饰此生要画成几幅油画的野望。

不知我能否说——

这不是什么才能的炫耀,而只是一种学习的记录。是的,也许已经到了总结的时候:从孩提的往昔,到人生的迟暮,就是这如画的理想,以及不歇的学习,使我愈来愈扎实地靠紧了——他者与世界,并逐渐完成了一个作家的故事。

据《涂画的旅程》序言改写

2011年8月21日,北京

芒比

1

这篇小文涉及3个西班牙语单词。

第3个词,在四十年多前曾奇怪地进入过我们的生活。

那是插队的后期,返城的开头。散在各地的同学重聚北京,串门聊天,无拘无束,胡乱地寻些歌唱。在版本众多的知青歌集中有一首,题目是《芒比》,它就是那第3个词。

不消说那时候不可能添上洋文注音,我连它是什么语都不知道。可那年头的事情不像现今:怪怪的它翻译得朗朗上口,有地名还有年号。而且,后来我才知道:连一个字也没翻错。

在那1895年的时候,芒比他离开了庄园

那个年号,1895年,居然被哼哼着牢记在我的心里。后来过了四十年,我才知道1895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。不用说地理也和年号一